



文素臣

冯玉奇◎著

[illegible]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非外借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文素臣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素臣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75 - 3

I. ①文…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9874 号

点 校: 袁 元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 字数: 27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初 集

第一回	行县出都	沿途采花	3
第二回	别母赴杭	游湖遇旧	11
第三回	有鸾求凤	暴雨出蛟	19
第四回	海棠睡去	莲步艰难	28
第五回	解衣怜妹	感德呼兄	37
第六回	祸临燕雀	棒打鸳鸯	46
第七回	疲于奔命	色即是空	55
第八回	佛天遭劫	父女有庆	65
第九回	妹兄惜别	姑嫂话心	74
第十回	英雄义重	儿女情长	83

续 集

第一回	娇花解语	碧玉生香	95
第二回	莽汉挥拳	良妻雅谑	106
第三回	淫尼堕落	苦海回头	118
第四回	铁腿遭殃	麟儿遇暴	129
第五回	汗巾骗去	噩耗传来	139

第六回	一心侍疾	刻骨报恩		150
第七回	偎寒偎暖	怜我怜卿		160
第八回	含羞却步	负屈入庭		171
第九回	气壮理直	玉洁冰清		182
第十回	严惩讼棍	辱打良医		193

三 集

第一回	回天有术	献艺种缘		207
第二回	灵前泣血	枕上断魂		217
第三回	梦来灵药	羞说病情		228
第四回	心心印就	脉脉情传		240
第五回	良朋陷盗	稚妹出危		251
第六回	巨惊艳色	智失黄金		262
第七回	威武不屈	狂且悔过		272
第八回	怜卿解厄	暗地摧梁		283
第九回	神女生涯	野禅结果		293
第十回	欢承四美	乐叙天伦		304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315

行海集

初 集

第一回

行县出都 沿途采花

太阳已失却了它炎热的淫威，奄奄一息似的涨红着脸儿，慢慢向地平线下沉沦，暮色已整个地降临了宇宙，夜风是不停地吹。随着那夜风，播送出一阵阵清晰的钟声，余音袅袅地兀是在静寂的空气中流动，这便是北京城内保国寺中钟鸣晚斋的时候了。

说起这个保国寺，真是了不得，不但寺院的面积大，建筑巍峨，僧徒众多，而且它的势力更是超过了一切。漫说京师中富翁绅士不敢去得罪它一根汗毛，就是京中大小官员，谁敢不去奉承呢？但这其中到底有个缘由，太祖朱元璋自得天下以后，遂建都南京，国号大明，在他的意思，以为最好能够世代代传下去，谁料得到他孙子建文帝即位不久，就被他四叔燕王篡位。燕王既把建文帝赶走，他想南京建都不利，因此他便迁都北京。一个人的手段不能太厉害，自己身上虽然可以保牢，对于子孙就顾不到了。果然燕王传到成化帝即位，国政便一天一天腐败起来。原因是成化帝醉迷酒色，昏庸失政，因此逆藩景王和权阉靳直便狼狈为奸，窥窃神器，无所不为了。

他们要想谋反篡位，先要收罗武士，作为爪牙。保国寺中当家姓何名继晓，乃是崆峒派名下，本领高强，有万夫不当之勇，因此景王和靳直遂收用之，一面奏本皇上，封为大明国师。因此继晓更加无恶不作，京师中人也无有不怕他了。

这夜继晓吃毕晚斋，坐在方丈室中做功课，忽见小沙弥进来报

道：“大师父，景王爷和靳公公来了。”

继晓一听，慌忙离座，接入方丈室让座，一面命小沙弥泡茶端烟，一面笑问：“二位王爷黑夜到此，未知有何贵干？”

靳直道：“皇上昏庸无道，好色如命，怎能够管理国家大事？所以特来与国师相商。”

继晓早知其意，因笑道：“在公公眼中瞧来，何人能掌管国事？”

靳直道：“景王爷聪敏过人，且为太祖嫡派后裔，实可当之无愧。”

景王听了，假意谦道：“靳公公哪里话，我无德无能，怎敢有此妄想。”

继晓道：“这也不难，贫僧定可帮忙成其大事。”

景王乐得心花怒放，急问国师有何妙计，继晓道：“皇上昏庸，不足忧虑，贫僧意思，先废东宫，这样不是帝业垂手可得了吗？不晓得两位以为怎样？”

靳直点头道：“国师的主见很对，但是我所虑的倒并不是这个。”

继晓急问道：“难道京中尚有天大本事的能人吗？”

靳直道：“不是，江南有一个才子，姓文名素臣，实是个当今英雄，若不先把这个人除了，事情恐怕颇难成就。”

继晓道：“靳公公，你切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谅他是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有什么怕他呢？”

靳直正色道：“国师，你倒不要小觑了人家，文素臣不但熟读经诗，且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若和国师交手，恐怕也难以胜他哩。”

继晓一听这话，直气得贼秃头顶生烟，环眼圆睁，怪叫如雷，跳起来道：“靳公公放心，贫僧若不把这个小子杀死，誓不为人。”

靳直说这一句话，原是激将之法，现在见他果然中计，心中暗暗欢喜，便哈哈笑道：“国师，你这话可当真吗？”

继晓正色道：“在公公之前，岂敢说谎？今我先着徒儿前去探听这个文素臣，若有下落，我必亲自前去手刃之。”

靳直、景王一听，齐道：“如此甚好，事不宜迟，请国师快速进行。日后事成，国师实乃第一功臣呢。”

继晓听了，方才浓眉一扬，哈哈大笑起来。遂吩咐小沙弥即喊师兄行昙、子净、凡尘到来，叫他们即刻动身云游江南，若遇文素臣，便暗杀之，回寺自有重赏。三人得令，遂各去整装。靳直、景王见事已进行，便告辞回宫，继晓率众僧拜送出寺，等两人上车，方始回进寺来。

且说行昙、子净、凡尘三人，带了川资，连夜出京，分道而行。先表行昙，披星戴月，昼行夜宿，一路上探听文素臣的行踪。这天到了浙江地界，心想杭州普照寺中住持松庵，乃是我的师兄，我何不到他那里去探问，也许他知道文素臣的行踪，这不是省却我许多的麻烦吗？行昙想定主意，便急急赶往杭州去。待到了山阴县时候已经日薄西山，想来是杭州赶不到了，只好找个宿店住下，明日再说。

行昙想着，抬头一看，正是一家客店，叫作方便栈。店小二早来招呼道：“大师父可是要房间？里面清洁的尽有，请进里面瞧吧。”

行昙一面点头，一面跟店小二进内。到了一间房里，收拾颇觉洁净，行昙点头表示满意，店二泡上好茶，又问大师父可曾用饭。行昙道：“还没有吃过，你先拿十斤酒来吧。”

店小二听了这话，心中好生奇怪：怎么和尚竟要喝酒了？因迟疑一会儿。行昙见他呆着不答，不由大怒，猛可把桌子一拍，高声喝道：“你这狗养的，呆着做什么？还不快给我拿酒拿菜来！你爷爷难道吃了是不会钞的吗？”

店小二见他这副穷凶极恶的丑态，早已吓得不敢回答，只得连声说是。退出外面，心中暗想：这和尚绝非善类，不好惹他，还是百依百顺地待他是了，免得惹出是非来，倒叫我的饭碗儿也要打碎了。

想罢，便烫好十斤酒，端进一盘素菜。行昙见没有荤的，便伸

手把盘打翻，扭住店小二举手要打，一面又大骂道：“你这畜生，真瞎了眼珠。我在京中，官府尚且惧怕三分，不敢得罪，你这儿一个小小县城，敢欺侮我吗？”

店小二跪下哀求道：“小的怎敢欺侮大师父？”

行县道：“那么为何不拿烤牛肉来？打量咱家是吃不起荤菜的吗？”

店小二忙道：“这是哪里话，小的不知者不罪，立刻去取荤菜与大师父吧。”

行县听了，方始放手，店小二连忙抱头奔出，暗暗骂声贼秃，还亏是佛门子弟，什么酒肉竟公然吃喝起来？真是有犯佛门清规，可杀可杀！这种和尚，应该可以报官究办。但听他说话口气多大，想来定是京中保国寺里出来的了。保国寺是景王爷和靳公公最得意的，这事千万别鲁莽，若弄僵了，那还了得，不要说客栈封门，恐怕还有性命之忧呢。店小二想到这里，哪敢再去想他不守清规，立刻端进一盘烤牛肉，行县见了，方才无话，便独个儿狼吞虎咽吃喝起来。不到一刻，早把一盘牛肉吃完，遂喊店小二再添。这样一连竟吃了五盘，方才吃饱，叫店小二上了账，说明儿总算。店小二不敢有违，答应了一个是，回身退出。

行县靠在床上，心中暗想：我从京师下来，所有盘川早已花光，明天若付不出账来，倒很是难为情的，今天夜里总要想个办法才行。他这样地盘算一会儿，单等三更一敲，外面杳无人声的时候，他便穿上夜行衣，怀中暗藏匕首，推开窗户，便飞身跃出。

这时街上不要说灯火全熄，寂静得一丝声息都没有，简直连一个鬼也找不出来。好在蔚蓝的天空中，万里无云，悬挂着一轮皓月，照得街头小景清晰可见，所以走路尚不困难。行县走了一截，只见每户人家的窗户都是黑漆漆的，想来人家这时都在做好梦。后来瞥见有家楼窗上里面灯火尚明，行县心想：我的机会来了。因赶步走近那户人家，纵身一跃，跳上屋顶，两脚钩住屋檐，做个燕儿入巢

之势，探头向窗隙空中望去。这一望，把行县的一颗心别别跳起来，脸儿一阵热燥，也涨得血红，暗暗骂声贼养的东西，你们倒玩得好快乐。因把窗户撬开，飞身跳进房去。

这时里面两个年轻男女，一丝不挂地正在床上欢乐，突见窗外飞进一个浓眉环眼的大和尚，一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赤条条地跪倒地上，口叫大师饶命。行县把匕首向他们一扬，喝声道：“你们究竟是不是正式的夫妻？为何夜半深更还在窝心？”

那男的脸色铁青，两眼停了起来，呆若木鸡似的一声都不敢回答。那女的娇声求道：“我们是正式的夫妻，大师父要什么拿什么，请发个慈悲，饶了我们的性命吧。”

行县本待要了几两银子就走的，今见那女的跪在地上，全身好像雪白粉嫩的一只肥羊，两只金莲窄小得不满盈盈一握。那一头青丝光亮乌黑，淡淡的两弯蛾眉，一双水汪汪的眼儿，在眉目中瞧来，也可知她是个十足道地的淫妇。虽然她因害怕，粉脸稍许变了颜色，但还是红润润地可爱。现在放着一块肉不吃干吗，这也太呆了。

行县这样一想，便起了淫心，笑呵呵道：“你既然答应我要什么拿什么，现在我单要你这个人，你能答应吗？”

男女两人都只求饶命，行县把匕首狠命向男的头顶戳去，只听呀的一声，鲜血飞溅，那男的早已跌倒在地，两脚一伸，呜呼哀哉了。那女的回头见那男的头顶上尚刺着一柄匕首，鲜血直淌，这一吓真的把她浑身乱抖，拼命合拢双手，向行县拜个不住。

行县哈哈笑道：“小娘子，不要害怕，我是绝不难为你的。”

说着，便一撩衣袖，将那女的搂到床上。那少妇哪敢说半个不是，只得随他摆布，像暴风雨似的狂了一阵，到后来直把那少妇乐得大喊亲爷起来。行县暗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原来她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因笑问她道：“好娘子，你还怕吗？”

少妇娇笑道：“再也不怕了，大师父真是个救苦救难的好人。”

行县好笑道：“我问你，这个狗养的小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丈夫？”

妇人摇头道：“不是。”

行昙道：“刚才为什么骗我？”

少妇瞟他一眼，浪声咯咯地笑，却并不回答。行昙见她这副骚态，真是令人欲火高燃，忍不住又狂了一阵，一面又问她丈夫到哪儿去了。少妇道：“我丈夫叫杨平江，他是到外埠经商去了。一月两月回家一次，是说不定的。”

行昙道：“那你就饥荒了要找野食吃吗？”

少妇不答，忽然又淌泪道：“我是实在过不惯这种寂寞生活，大师父，请你可怜我，常来玩玩好吗？”

行昙见她粉颊着泪，很觉楚楚可怜，因笑道：“你伤心什么，这时你很爱我了吧？方才为什么要恨我呢？”

妇人一听，便拧他一下腿儿道：“别人家正经和你说话，大师父又要说笑话了，请问大师父法号是叫什么啦？”

行昙道：“你只叫我大师父是了，还用得着什么法号吗？”

少妇不依，把他两腿夹住，使他不能行动，叫他说出。行昙没法，只好假造一个告诉。两人款款谈情，不知东方之既白。

正在万种恩爱，忽听房门外一阵擂鼓似的敲门声，又有人大喊道：“少奶，不好了，爷回来了。”

少妇听丈夫回来，急得半晌说不出话。行昙知事不好，万一闯出祸来，师父面前不好交代。于是他推开少妇，也不及束衣，就飞身跳出窗外，急急回到店中。这时倒有些头疼起来，便倒身就睡，这一睡直到午时才起身。

店小二进来服侍，行昙洗过脸，饱了腹，叫他把账结来。店小二答应，开上账单，共计四两五钱银子。行昙伸手到袋内一摸，不觉目停口呆，那伸进去的一只手竟回不出来。你道为什么？原来昨夜他本是出外去找钱的，后来和那妇人缠到天亮，又被她丈夫回来一惊，一时匆忙间，哪里还记得起这件事来？依旧空手出来，空手

回去，他还以为身上已有了银钱呢。

店小二见他这个模样，心知不妙，便先拱手笑道：“大师父，请原谅，这儿小店是不挂账的。”

行县正在难为情，被他带嘲带讥地一说，顿时恼羞成怒，猛可站起，只听啪的一声，那店小二的颊上早已着了一下耳刮子，翻身跌倒。行县一脚把他踏住，犹大骂不息。这时惊动了外面账房，连忙进来。行县心想一不做二不休，遂把账房抓住喝道：“你们店中这班王八羔子，都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账房慌忙赔笑道：“客官有话可讲，不必动气，小的们不是，咱来赔不是吧。”

行县给他这样一说，不好发作，心生一计，大喊道：“我乃京中保国寺靳公公特地派来，因路中遗失了川资，所以欲把所有账目暂挂账上，回头尽可到普照寺前来领取。不料你们这个狗养的，竟敢出言不逊，真是岂有此理！”

账房一听京中靳公公派来，直吓得屁尿直流，扑地跪倒，忙叩头道：“敝店有眼不识泰山，还请大师父海涵。这一些儿账目算不了什么，大师父这样客气，那不是瞧不起敝店了嘛。”

店小二见账房如此，也早叩头不已。行县见事已了结，方才大踏步地出店去。账房还送出门外，回头又骂店小二不识时务，靳公公派来的人可以得罪吗？那还了得？店小二挨了一顿打，又挨了一顿骂，只好自认晦气，不敢出声，从此见了和尚，就有些儿怕了。

再说行县出了方便栈，只听大街上三五成群地谈着道：“这桩案子真稀奇，杨平江妻子和人通奸，齐巧平江回来了，只见房中奸夫已被杀死，他妻子却躲在床上乱抖。平江因见窗户大开，料定奸夫不止一个。你想，平江的妻子可厉害吗？但是这个奸夫为什么被人杀死了？那另一个奸夫究竟是怎样人，那是要待明天知县审问出来才知道哩。”

行县一听，知这事已破案，三十六招走为上招，于是他便急急

赶到杭州。时已黄昏将近，只见一条街上开着一家糕团店，行县因腹中颇饿，遂走进店去。只见里面已有两个小沙弥在买，说要定购一百个素团子。柜上的掌柜却不是个男子，乃是年轻貌美的一个少妇。行县见了心中一动，暗想：世上有这样美丽的女子，我若能够和她真个地销魂，那就是死了也情愿的。

行县正在这样呆想，忽听那少妇娇声含嗔道：“大师父，你放尊重些。做买卖的规规矩矩，别动手动脚的，成个什么样儿？还亏你们是佛门子弟，岂不罪过吗？”

行县抬头瞧去，原来这两个小和尚涎皮嬉脸地正想在揩油呢，因假装正经地大喝道：“你们的当家是谁，怎么凭你们在外放肆？”

两个小和尚回头一瞧，认得是自己师父的师弟，因忙叩头道：“原来是师叔，不知何日到此，快随小的到寺院去吧。”

行县见他们正是普照寺松庵的徒儿，因忙扶起。三人出了糕团店，行县还回过头去向那少妇微微地一笑。

第二回

别母赴杭 游湖遇旧

一个卧房里，上首有一张紫檀的木床，挂着湖色的锦帐，床上铺着雪白的被单，绣红花的被儿折得整整齐齐，上面还叠着一对鸳鸯戏水的枕儿。帐门中间宕着一个花球儿，打横两只玻璃镜子的大橱，对面摆梳妆台子。房中是暖和和地包含着无限春意，并且还有一阵阵的细香，好像是从那张床上散发出来似的，这很明显是个结婚不久的新房。

四周是静静的，忽然听得一阵女子哧哧的笑声，这就见房中桌旁坐着一个少妇，她把两臂摆在桌沿边，螭首伏藏在臂上，两眉还不住地耸动，显见她是笑得这一份儿有劲。那少妇的身旁，又站着一个少年，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一表人才，只管向少妇打躬作揖。一会儿，那少妇抬起粉颊，秋水盈盈地瞟他一眼笑道：“臣哥，你瞧身后，菊儿来了，不被人笑话吗？”那少年一听，慌忙回到桌边坐下，向后一瞧，哪儿有什么菊儿。少妇见他被自己骗信，忍不住又哧哧笑起来。

作书的趁此便把这两个人来与诸君介绍一下。原来那个少年不是别人，正是江南第一才子姓文名素臣。文素臣父名静槎，前为礼部侍郎，不幸早亡。现在只有老母水夫人在堂。素臣尚有兄长名古心，娶嫂何氏。去年水夫人因素臣年长，遂给他娶房媳妇，姓田名慧娟。夫妇感情颇融洽，寸步不离，共叙闺房之乐。

这天他们坐在房中，两口子又在开玩笑了呢。不料正在这时，